

×

g 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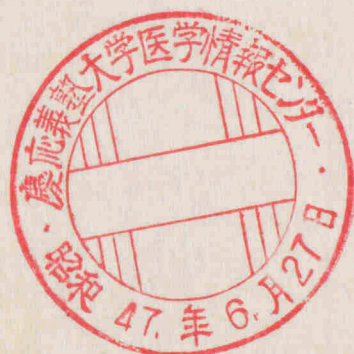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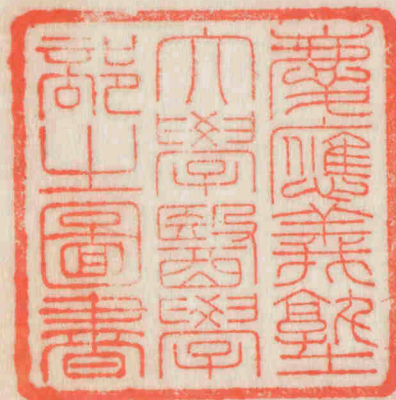
牛渚漫錄

貞

汾署答

490.9
Gy-2
4

No. 1772
18 9 69



富士川文庫

602

牛渚漫錄卷四

四大家古今

通圖本目錄次

圖書目錄

方藥合和

疾病左右天士

能毒

天然白虎湯

色診

尋脈

醫讀書

讀無字書

讀醫書

藥籠中物

醫失鑒事而良輔

儉萬物柄

疾有不可爲時

減飲絕粒

經疾知健

運動利形

橘黃

御柳

四百四病

風寒熱三病

良工

曹陳二氏語

醫無方術

精熟通神

發于人事而鬼神應之

劉桂山讚銘

移作文法認證

二儒醫喻

醫方猶國法

用藥立方似舉業

評方

醫公論

治雜病如理亂繩

駁五實

邪實精虛

張隱庵葉天士

修園本草說

洄溪仁說

半千金方

四大家

二隱醫

藥性異古今

毒藥攻邪

病極必及腎

醫當醫醫

溫疫論

精氣神

飲湯之辨

古方加減法

尋一條生路

虛邪實竅

勞損溫之

痰飲四訣

治喘必備

夢遺新方

癰閉巧法

醫無常方

論通法

不讀非聖書

四字勘語

水火喻醫藥

百合說

避雷命醫藥

牛肉

牛乳

造物區別

胞胎總論

傷損灸

啼兒訣

菅茶山詩

隔垣知病

傷寒不禁食

治法先後

發汗區別

治勞譬喻

病不可委于數

僥倖之符

治病不膠陳迹

病有萬變

時醫情態

醫中王道

知畏虛不知畏病

許魯齋知言

陶真謝思

牛渚漫錄卷四

栗園不淺田惟常識此甫著

恭惟

同
按

松本豊多

方藥合和

陶貞白文集云。或一藥以治衆疾。或百藥共愈一病。欲以排邪還正。銅

韃杜思敬濟世拔萃方序云。醫不專于藥。而舍藥無以全醫。藥不必于

方。而舍方無以爲藥。斯明乎炊湯脈神之術者。宜其能采捨衆善。以成

書也。除大椿曰。古人治病。一病。有一病之方。一方。有一方之藥。一藥。有

一藥之性。一藥增損。方名即別。七情六淫。各有專治。譬如父子夫婦。有

天生者。有配合者。分毫不可假借。肉桂不容易以附子。黃連。何得易以



石膏此藥之所以難也。今云此藥即可當某藥。倘有人曰。某人即我之父也。某人即我之夫也。人盡以爲亂倫矣。爲此說者。於古人治病之法。立方之義。用藥之妙。何當夢見哉。先輩曰。不可以一物治一證。物物配合。而觀一方制作之妙。譬猶王者之於樂也。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不雜亂越逸。而出於一音。而以成。曰韶曰武。此所以寓聖德。而化及民人者也。至如祖考來格。鳳凰來儀。則制作之深奧。有所不可測焉。有所不可測之義。而後必有所不可測之用矣。醫方亦然。至若夫分裂諸物。辨之能否。而論方意。則此致數車無車也。

疾病左右

那須資信內經知新論云。今見偏枯之病。不分男女。右者易愈。左者難治。蓋以胃氣分布之先著。爲宗氣常動左乳下。而病著左者。分布之化

薄故也。此言有理。傷寒補亡論云。左右者。陰陽之道路。不可偏也。偏則陰陽傾而隔矣。經絡者。血氣所流注。不可塞也。塞則氣血壅而廢矣。和利陰陽。疏瀹經絡。治內傷之道也。大藥攻邪。鍼熨取汗。治外感之道也。王舟元素曰。治風先治脾。治疾先治氣。此言亦理。

能毒

偏性之氣。之謂毒。偏性之物。之謂藥。鄭玄曰。藥之物恒多毒。是也。博雅云。惡也。害也。病者害人身。故謂之毒。藥者存偏性。故亦謂之毒。皆以無形言之也。王冰曰。毒乃能。能乃毒。吉益東洞曰。藥即毒。毒毒于毒。而不毒人。二子語實明了。

天然白虎湯

錦囊秘錄云。天生白虎湯。治中暑。搗西瓜汁。濾去滓。灌即醒。本草汪穎

曰。西瓜性寒解熱。有天生白虎湯之號。香川修德藥選云。予嘗謂。新汲井水。即可謂天然白虎湯矣。清人某曰。後人指水。謂之天然白虎湯者。蓋據汪穎指西瓜。謂之天然白虎湯也。其說暗合。而今遺其出典。

色診

盧復曰。相家揣摩骨肉。占望氣色。予有一法。外此知人。何也。以人有不莊嚴而人敬之。不凶暴而人畏之。不謔浪而人狎之。不讒諂而人厭之。不嫵媚而人淫之者。一見即知。不待轉。然則勢位富厚。窮達壽夭。可意之矣。若臨病人。決死生。以此法。真可出牝牡驪黃之外。

尋脈

劉桂山曰。初學診脈之際。心以爲弦。則如弦。既又以爲緊。則如緊。除浮沉小大滑濇之外。皆爲爾。譬之靜坐聞鶉鴿聲。心認脫布袴而聽之。則

莫聞而不脫布袴。認德不孤而聽之。則莫聞而不德不孤。蓋心預有所期也。今之言脈者。雖老醫哲匠。恐未免此弊。盧復曰。看脈無難。唯在指法之巧。昔人所謂。舉按極須體認明白。如舉必先按之。按則必先舉之。以舉物必自下而上也。按之。必自上而下也。則舉中有按。按中有舉。抑揚反覆。脈無遁情。故云。在指法之巧。又曰。看脈指法。有舉按尋三種。舉按前已論之。而尋者。即在舉按中。以尋其所以然也。尋其罅隙之可指摘也。尋其有異於尋常也。舉按外。另有尋法。舍舉按。則無處可尋矣。要知尋是意思。舉按是指法。則三法顯然明白矣。按月池翁四言舉要云。脈有七診。曰浮中沉上下左右。消息求尋。診家樞要云。持脈之要有三。曰舉。曰按。曰尋。輕手循之。曰舉。重手取之。曰按。不輕不重。委曲求之。曰尋。尋字。古人所說未詳。得盧氏說。自瞭然矣。

書之爲教。上自天地日星。鬼神陰陽之奧秘。下至人事之得失。世運之隆替。以及草本禽獸。蠕動肖翹之理。莫不淳涵蘊崇。淵藪於其中。是以古之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者。於是乎取焉。李懷伊先生曰。醫不讀書。縱成倉扁。終爲伎術之流。非士君子也。陳念祖曰。醫儒者事也。先其事之所難。東魯明訓。而固陋就簡。直市醫耳。

讀無字書

警枕曰。世人解讀有字書。不解讀無字書。孫奇逢曰。讀有字底書。要識無字底理。柴舟曰。燕昔者亦嘗有學矣。於古人書無不讀。然皆古人之糟粕。無所從入。退而返之於心。而有疑焉。意者其別有學乎。然後取無字書而讀之。無字書者。天地萬物是也。古人嘗取之不盡。而尙留於天

地間。日在目前。而不知讀。燕獨知之讀之。終身不厭。其後窮困益甚。涉世念深。所讀愈多。雖仇家怨友。皆爲吾師。而靡不取益焉。然後知學者之在是也。此豈學文而然歟。抑學道也。抗簡夫曰。柴舟善讀無字書。具大辨才。故橫說豎說。無不是絕妙文字。陳念祖曰。平時精究此道。一得此書。可以執此書。而括各書。且於無書處。而悟有書。妙在從難。而得其所以易也。又曰。名曰本草經讀。蓋欲讀經者。讀於無字處也。又傷寒論評曰。漢文語短味長。往往於一二虛字中。寓其實理。且於無字中。運其全神。又曰。長沙存津液。是全書宗旨。善讀者。讀於無字處。又曰。余在吳航書院。掌教。嘗與學徒講論。以讀於無字處。文到有神明二句。爲舉業妙諦。而學醫者。亦必到此境地。方許出而論證也。宋印曰。本經多有立論。而無方者。有借醫之汙下。而爲說辭者。多意在言外。讀論者當活潑

潑看去。若留着於眼。便爲糟粕。如補立方劑。何異懸壺。是亦讀無字書法。讀而學醫者。亦必出此。而後能入。宋明日本。雖多立
讀醫書

史崧曰。爲醫者在讀醫書。讀而不能爲醫者有矣。未有不讀而能爲醫者也。山脇道立曰。夫學醫者。要勤讀書耳。讀書而不能術者。或有之。未有不讀書而能術者也。淺井篤曰。精於學而不達其術者有矣。未有不精於學而能達其術者也。余謂治雜病者。在善讀傷寒論。讀傷寒論而不能治雜病者有矣。未有不讀傷寒論而能治雜病者也。程子曰。得于詞。不達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于詞而能通其意者也。亦讀書要訣。其
藥籠中物

狄仁傑謂元行冲曰。吾藥籠中物。何可一日無也。蓋養賢能才峻。以待

器使。猶蓄參朮蒼朮。以備醫疾也。

鷹擊鳥者也。雀捕蟬者也。有時不擊不捕者。非不能也。誤失也。假令蟹捕鼠。蟾蛤捕蚤。有不捕者。非誤失也。不能也。然則良醫之無功。非素不能焉。不幸而誤失也。庸醫之有功。非素能焉。幸而遇中也。

惜不若儉萬物柄

譚子曰。儉於聽。可以養虛。儉於視。可以養神。儉於言。可以養氣。儉於私。可以獲富。儉於公。可以保貴。儉於門閭。可以無賊盜。儉於環衛。可以無叛亂。險於職官。可以無奸佞。儉於嬪嬙。可以保壽命。儉於心。可以出死。是知儉可以爲萬物之柄。

疾有不可爲時

尸子云。虞舜曰。以學乃時而行。猶良藥也。言凡人以學乃必有時而行。猶服良者於病。必終有見利之時也。素問云。化不可伐。時不可違。徐禎稷恥言云。夫世無不可爲之疾。而有不可爲之時。蓋玩於微。成於漸。而壞於積也。山脇東洋曰。天有寒暑晴雨。人有憂怒飢飽。故曰寒傷體。暑傷寒。又曰。遇天陰雨不止。此天之時也。人有七情之淫。則飲酒不醺。食旨不甘。飲食猶且如此。藥力亦可知矣。且服藥多有食前食後之差。此人之時也。孟子曰。雖有鎡基。不知待時。雖有智慧。不如乘勢。此時之所不可不察也。

減飲絕粒。荻野台州著減飲論。和田東郭治癖囊。極節飲食。太田無聲曰。凡療噎噎反胃。量其人強弱虛實。當以絕粒爲先。各有所見。東坡與孫運司書

云。脾能母養餘臟。故養生家謂之黃婆。司馬子微著天隱子。獨教人存黃氣入泥丸。能致長生。大倉公言。安穀過期。不安穀不及期。以此知脾胃完固。百疾不生。近見江南老人。年七十二。狀貌氣力如四五十。人問其所得。初無異術。但云。平生習不飲湯水耳。常人日飲數升。吾日減一合。今但沾唇而已。脾胃惡濕。飲少胃強。氣盛液行。自然不濕。雖冒暑遠行。亦不念水。可謂至言不繁。又醫心方。治痰飲方。引南海傳云。若覺淡飲。闔胃。口中唾數。鼻流清水。糲粿咽開。戶滿槍喉。語聲不轉。飲食亡味。動歷一旬。如此之流。絕食便差。不勞灸頂。無假捩咽。斯乃不御湯藥。而能蠲疾。即醫明之大規矣。按素問。怒狂病。有岐伯奪其食之言。然則聖人亦有此法乎。

魏瑞伯偶書云。不經疾病。不知健時之康也。不歷患難。不知平時之福也。沉捷曰。無災以當福。無事以當仙。古語云。無事是貴人。皆知言也。

運動利形

華佗曰。動搖則穀氣得銷。血脈流通。病不能生。猶戶樞終不朽。此語不唯據呂覽諸家往往論其理。列子云。廢心而用形。荀子云。養略而動罕。皆要運動也。褚氏遺書云。養臂指者。常屈伸。養股趾者。常步履。此語亦有所本。漢書王吉傳云。俛仰詘信以利形。進退步趨以實下。如淳註云。今人不行。則膝以下虛弱不實。文仲漫筆亦引吉語云。蓋四支有病。亦使其四支勞動。則病必不除。余驗之果然。

橘黃

予少時讀陳眉公書蕉云。唐李白與醫帖云。白銀一挺。奉備橘黃之需。

當日不曉何謂。後讀續世說。有枇杷黃。醫者忙。橘子黃。醫者藏語。乃知時使然也。五雜俎作槐花黃。舉子忙。枇杷黃。醫者忙。亦通。袁中郎送醫者黃生謁東諸公詩云。橘老柑黃不奈何。颺然艇子出煙波。而今海上單方幾。王不留行一味多。殆啞然。

御柳

御柳一名檉柳。又西河柳。又赤檉木。主治見于本草彙言。本草從新。本草經疏等。享和間麻疹大行。醫競用御柳。大田南畝戲之曰。春城無處不麻疹。荊芥防風御柳斜。

四百四病

四百四病目。見玉函經證治總例。及千金方診候。及調氣法。又陶隱居補闕肘後百一方序云。人用四大成身。一大輒有一百一病。續易簡方

後集云。一十三科。四百四病遠矣。然醫書未詳其目。按五王經云。人有四大。和合而成。一大不調。百一病生。四大不調。四百四病同時俱作。佛說醫經云。人身中本有四病。一地二水。三火四風。風增氣起。火增熱起。水增寒起。土增力起。本從是四病起。四百四病。翻譯名義集云。智論云。一一大中。百一病起。冷病有二百二。水風起故。熱病有二百二。地火起故。大集經云。有風病。白水黃水和合等病。如是四病數各百一。常隨逐之。法苑珠林云。僧祇律云。人有四百四病。風大百一。用油脂治之。火大熱病百一。用酥治之。水大百一。用蜜治之。雜病百一。隨用上三藥治之。又有八萬四千病之目。此以煩惱爲言。見智度論。又大智論云。現世病不知將身。飲食不節。臥起無常。以是事故。得種種諸病。如有四百四病。以佛神力故。令病者得愈。又云。盤若波羅蜜。能除八萬四千病根本。

又義楚六帖。涅槃經佛所說。神咒經修行本起經等。喋喋論之。其原恐出乎佛典。唯羅泌路史。神農紀云。病正四百。藥正三百有五。註云。見三墳書。又未詳其所本。蓋曰四百四病及八萬四千病者。猶醫家曰百疾。曰萬病也。不可深拘其目。

風寒熱三病

思惟畧要法云。身有三病。風寒熱也。藥可治。心有三病。貪瞋痴也。佛法藥可治。涅槃經云。良醫善八種術。先觀病相。相有三種。何等爲三。謂風寒水。有風病者。授之酥油。熱病之人。授之石蜜。水病之人。授之薑湯。又云。諸凡夫病有三種。一者貪欲。二者瞋恚。三者愚痴。又云。如世病人。一者熱病。二者風病。三者冷病。按前漢書藝文志云。風寒熱十六病。方二十六卷。未知佛說相合否。

褚氏遺書云。病有微而殺人。勢有重而易治。精微區別。天下良工哉。醫稱孫兆曰。衆人難之。孫則易之。衆人易之。孫則難之。和田東郭曰。勿劇視劇病。必也察劇中之易矣。莫輕視輕病。必也察輕中之危矣。可謂真良工矣。

曹陳二氏語。三。醫者雖學窺天人。方具古今。非深智優才以出之。素習精鍊以運之。能回之於鬼籍者鮮矣。曹昭曰。閉門看古方三年。知天下無病不可治。其及出而用藥治病。知古今無方可用。陳自明曰。世無難治之病。有善治之醫。藥無難代之品。有不善代之人。二子之言。豈不信矣。

醫無方術

王仲任曰。昔者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孔子曰。賊夫人之子。皆以末學不見大道也。醫無方術云。吾能治疾。問之。何用治病。曰以心意。病者必不信也。吏無經學。曰吾能治民。問之。何以治民。曰以材能。是醫無方術。以心意治病也。百姓肯信嚮。呂氏春秋云。常之巫審於死生。能去苛病。猶尙可疑耶。管仲對曰。死生命也。苛病失也。又云。魯人有公孫悼者。告人曰。我能起死人。人問其故。對曰。我固能治偏枯。今吾倍所以爲偏枯之藥。則可以起死人矣。皆足以斥醫之妄矣。

精熟通神

古人有言曰。道出於天事。在於人。人之所習。無有不神。夫精積爲真。真凝爲神。出天之道。與在人之神。逢而爲一。如響應聲。如影從質。然則我與神何別焉。管子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通之。吉

益東洞曰。非鬼神之力也。精氣之極也。按呂覽博志篇云。蓋孔丘墨翟。晝日諷誦習業。夜親見文王周旦而問焉。用志如此其精也。何事而不得。何爲而不成。故曰。精而熟之。鬼將告之。非鬼告之也。精而熟也。東洞之言。有所本焉。

發于人事而鬼神應之

徐大室歸有園塵談云。魑魅魍魎。豈能作祟。必其氣弱。而其鬼方靈。星相醫卜以養身。必鬼運通。而其術始驗。于嗟。吾黨之士。不藉鬼運之力者。幾許耶。紀晴湖曰。人知兆發于鬼神。而人事應之。不知兆實發于人事。而鬼神應之。亦未始不可預測也。語曰。斷而行之。鬼神避之。信有旨矣。

劉桂山讚銘

躋壽館嘉話錄云。霸也。遂也。得譽於治。因稱以循。其澤一代之祀。噫。長沙守顯。名于醫。曄不收史。其書萬世宗之。治乎。我不敢知。伏以盛德遠矣。是爲劉桂山張長沙贊。桂山曰。此予廿四五歲時所作。井金峨先生嘗稱之。又針筒銘云。已無高氏之石。又非朱湯之工。耀此芒燭沉痾。在乎運之手爪。亦妙。所以爲大家也。

移作文法認證

程應旂曰。昔有人問作文法於先輩者。語之曰。題之所有不必有。題之所無不必無。此乃善作文者。今余移此於醫曰。證之所有不必有。證之所無不必無。此乃善認病者。

二儒醫喻

室鳩巢曰。良醫之治疾乎。知其癥乎。腹。痞乎。膈。痿痺乎。偏體。不仁乎。四

肢也。而後鍼砭以降之。灸熨以散之。湯劑以瀉之。俾斯民壽乎無窮。而免於札瘥夭閼之患。爲學者亦然。或患博洽之瘕。或因記問之瘕。迫隘之癩。狹介之痺。亦隨爲祟。縱而弗救藥。則將不可治也。故爲之師者。隨材造就。因病處方。救偏疏滯。使各全其天焉。中井履軒曰。上醫醫國。故善用其術者。國且可醫。況近焉乎。子有委靡散渙之疾乎。胡不居敬厲志以振之。將有弦急暴怒之疾乎。胡不溫文寬裕以鎮之。抑有頗辟流蕩之疾乎。胡不持規以塞其徑。將有執拗固滯之疾乎。胡不虛心以通其竅。凡五車之書。汗牛之策。莫非照臚之鑒。浣腸之毒。自此之外。雖疾之有數。而醫之之術。不患弗給。對證投劑。存乎其人。二子之言。亦有益於醫。

醫方猶國法

室鳩巢曰。醫之有方。猶國之有法也。國不可無法。而國之衰始於法。醫不可無方。而醫之衰始於方。蓋制法以治國。國治矣。則法土苴也。制方以治病。治矣。則方芻狗也。陰陽變動。不可端倪。天下之事。與病皆然。而不知因時進退。以制其宜。顧乃倚棄餘之物。以待無窮之變。何其謬哉。是故法令不行。而衆不服。則左右變法以施之。生殺予奪。無不施之法。而國滅矣。方藥不效。而病不愈。則前後易方以試之。溫瀉攻補。無不試之方。而人死矣。悲夫。

用藥立方似舉業

陳念祖曰。用藥者。不讀本草經。如士子之進場作制藝。不知題目出于四子之書也。或曰。立方如舉子作文。隨題意而闡發無遺。用藥如軍師遣將。知敵情而因材器使。

評方

方書中有欲極言其効而不自覺其過者。若本草諸書論藥能是也。古林長喬曰。劉李之製方。恰似造化之妙矣。蓋以益氣湯。則如春朝見花。其心和暢。以通聖散。則如冬夕望雪。其心凜烈。其言雖溢美。品藻之妙。自臨川王世說得來。

醫公論

石楷質疑錄序云。醫無一定之法。而有一定之理。理無可疑。則雖庸工。一得斷。不以人癢言。理有可疑。則雖前代宗匠奕禩之所奉。以爲典型者。亦不護其所短。必爲之摘發其萬一。以質諸天下後世。是爲醫之公論。

治雜病如理亂繩

鄂文端詩云。手理亂絲須用緩。雜證之謂也。蓋雜證者。謂一人之病見症龐雜。當知始受之因。則一。久久不去。漸至蔓延。故治雜病。如理亂繩。得其頭緒。一路理清。不則愈理愈亂矣。

駁五實

陶節菴曰。痞滿燥實堅。五者全具。方可下之。此語雖未粹。亦堪爲鹵莽者腦後下一金針也。然傷寒論中。當急下之者。却不在此五證。不可不知。

邪實精虛

疾病之虛實。素問云。邪氣盛則實。精氣奪則虛。仲景曰。虛者即愈。實者復發。又腹滿。按之不痛爲虛。痛者爲實之類。病之衰曰虛。病之盛曰實。即明白也。又其人本虛。或諸四逆厥者。不可下之。虛家亦然。或虛勞不

足。或下利虛極之類。全是謂精氣之虛也。劉桂山曰。邪氣之容于人身。其始必乘精氣之虛而入。已入而精氣旺。與邪氣俱盛。則爲實。如傷寒胃家實是也。若夫及邪入而客。精氣不能與之相抗。爲邪氣所奪。則爲虛。如傷寒直中證是也。素問邪實精虛之解。得之自瞭然。

張隱庵葉天士

陳念祖評本草崇原本草經解曰。隱庵專言運氣。其立論多失于蹈虛。天士囿于時好。其立論多失于膚淺。而隱庵間有精實處。天士間有超脫處。則修園謝不敏矣。修園即念祖號也。

修園本草說

陳念祖本草讀。善發明古方之旨。今摘其二三。以爲臨症指南云。黃連。金匱治心氣不足。而吐血者。取之以補心。傷寒寒熱互結心下。而痞滿

者。取之以瀉心。厥陰之熱氣撞心者。合以烏梅。下利後重者。合以自頭翁等法。眞信而好古之聖人也。龍骨能歛火安神。逐痰降逆。故爲驚癇癲瘵之聖藥。仲景風引湯。必是熟讀本經。從此一味。悟出全方。而神妙變化。亦如龍之莫測。凡藥之燥者。未有不熱。而寒者。未有不濕。黃蘗于清熱之中。而兼燥濕之效。凡物之能滋潤者。必其脂液之多也。物之能補養者。必氣味之和也。白朮之功用。在燥。而所以妙處。在于多脂。多脂。則燥中有潤。張隱庵云。土有濕氣。始能灌溉四旁。如地得雨露。始能發生萬物。即此旨。五味子。仲景佐以乾薑。助其溫氣。俾氣與味相得而益彰。是補天手段。杏仁。其性帶濕。其質冷利。冷利者。滋潤之意也。下氣二字。足以盡其功用也。括蕓。金匱取治胸痺。傷寒論取治結胃。蓋以能開胃前之結也。乾薑皆取其雄烈之用。如孟子所謂剛大浩然之氣。塞乎

天地之間也。生則辛味渾然。故又申言曰。生者尤良。半夏。仲景于小柴胡湯用之。以治寒熱。瀉心湯用之。以治胃滿腸鳴。少陰咽痛亦用之。金匱頭眩且嘔者。必加此味。大得其開結降逆之旨。用藥悉遵本經。所以爲醫中之聖。蔣慶齡曰。其言簡。其旨該。其義奇。而不骫於正。其鈎深索隱也。元之又元。如李將軍之畫。不肯使一直筆。其局闢奧啓也。仍復明白坦易。如白香山詩句。雖竈下老嫗。亦可與知鱗解。不可解而後解。及其解之了。不異人也。可謂金心在中。銀手如斷矣。

洄溪仁說

徐靈胎曰。瘀癥皆已敗之血。非生氣。不能流通。桃之生氣。皆在于仁。而味苦。又能開洩。故能逐舊而不傷新也。又曰。人之生理。謂之仁。仁藏于心。物之生機。在于實。故實亦謂之仁。凡草木之仁。皆能養心氣。以類相

應也。按艾言曰。因樹爲榮。枯者華也。乃華之內有果。果之內有仁。迨仁旣成。而可不因樹以爲榮枯矣。因氣以爲死生者。身也。身之內有心。心之內有仁。迨仁旣成。而可不因氣以爲死生。故曰。朝聞道。夕死可矣。皆是爲一說。

千金方

張路玉曰。夫長沙爲醫門之聖。其立法誠爲百世師。繼長沙而起者。惟孫真人千金方。可與仲景諸書頡頏上下也。陳念祖曰。千金方較金匱雖有浮泛偏雜之處。而用意之奇。用藥之功。亦自成一家。

四大家

徐靈胎曰。明人有四大家之說。指張仲景。劉河間。李東垣。朱丹溪四人。謂爲千古醫宗。此真無知妄談也。夫仲景先生。乃千古集大成之聖人。

猶儒宗孔子。河間東垣。乃一偏之學。丹溪不過斟酌諸家之言。而調停去取。以開學者便易之門。此乃世醫之所謂名醫也。三子之於仲景。未能望見萬一。乃躋而與之並稱。豈非紀倒。陳念祖曰。劉河間。張子和。李東垣。朱丹溪。爲金元四大家。張氏醫通之考核不誤。然則以子和代仲景。眞爲其匹也。蓋大家與名家。猶大將與名將。其體段自不同。而從金元劉張朱李四家。以及王宇泰。薛立齋。張景岳。李士材輩。濫收各方面爲書。於是有方之書行。而無方之書遂廢。先輩深憫之。若夫仲景。則杏壇之大將旗鼓。舍此何適矣。

陳念祖曰。張思聰。高世栻。同時學醫。與時不合。遂閉門著書。以爲傳道之計。所注內經本草經。傷寒論。金匱等書。各出手眼。以發前人所未發。

爲後漢後第一書。二子俱錢塘人。

藥性異古今

徐靈胎曰。漢末張仲景金匱要略。及傷寒論中諸方。大半皆三代以前遺法。其用藥之義。與本經吻合無間。審病施方。應驗如響。自唐以後。藥性不明。方多自撰。如千金方。外臺秘要之屬。執藥治病。氣性雖不相背。而變化已鮮。沿及宋元。藥品日增。性未研極。師心自用。謬誤相仍。即用本經諸種。其精微妙義。多所遺漏。是以方不成方。藥非其藥。間有効驗。亦偶中而非可取。必良由本經之不講故也。陳念祖曰。本草亂於宋元諸家。而極於明之李時珍。能讀本經。洞達藥性者。自知其三四味中。備極神妙。二氏之於本草。自有卓見。後學不可不據。然張子和曰。不讀本草。焉知藥性。專泥藥性。決不識病。假饒識病。未必得法。識病得法。工中

之甲亦可謂卓識矣。

毒藥攻邪

陳念祖曰。素問謂以毒藥攻邪。是回生妙手。後人之補養法。是摸稜巧術。究竟攻其邪而正氣復。是攻之。即所以補之也。又曰。大毒大破之藥。不堪以療內病。惟楊梅瘡。或毒發周身。或結于一處。甚則陰器剝。鼻柱壞。顛潰不合。其病多從陰器而入。亦必使之從陰器而出也。技癢錄云。盤根錯節。非利器則不斷。沉痾痼疾難療。非毒藥則弗除。但利器易傷物。毒藥易害人。是固可畏矣。而醫之良者。用毒愈多何也。蓋物有非常之性。而有非常之能。夫韓信英布。詐力虐徒耳。而漢高善用之。則興。假令其疑惑不用。吾未知夫鹿落乎誰手也。

病極必及腎

陳念祖曰。百病之極。窮必及腎。必危殆也。有大承氣湯之急下法。有桃花湯之溫固法。有四逆湯。白通湯之回陽法。有豬苓湯。黃連阿膠湯之救陰法。有真武湯之行水法。有附子湯之溫補法。皆所以救其急也。

醫當醫醫

蕭慎齋曰。醫人先當醫醫。以一醫而治千萬人。不過千萬人計耳。救一醫。便救千萬人。救千萬醫。便救天下後世。無量恒河沙數人耳。吉益東洞曰。非醫天下之醫。則救疾之功不多矣。非居京師。則授導之方不廣矣。英傑之所見皆同。

溫疫論

吳儀洛曰。近吳又可溫疫論。其治法與冬寒春溫。夏秋暑熱之治法無別。惟達原飲一方不同耳。然其所論。疫邪在膜原。半表半裏之間。殊爲

未確。故達原飲亦非的對之方也。陳念祖曰。吳又可謂。病在膜原。以達原飲爲首方。創異說以欺人。實昧其病由也。又曰。醫爲人之司命。熟讀仲聖書。而兼臨症之多者。自有定識。切不可隨波逐流。中西深齋曰。今閱其方論。徒窟少陽一證者也。而少陽一證。固不足以盡其變態。是以製達原之飲。以代柴胡之湯。出入承氣。左右白虎。以補綴之。以彌縫之。雖奇人耳目。奈夫方法何。適足以見其所窮矣。二子之言最有理。而世之奉溫疫論者。鑿鑿乎費解於膜原何耶。

精氣神

李士材曰。人有三奇。精氣神。生生之本也。精傷無以生氣。氣傷無以生神。精不足者。補之以味。陳念祖曰。道家以精氣神爲三寶。經曰。精生氣。氣生神。精無以生氣。故有少氣內虛等候也。素問曰。得神者生。失神者

死。欲養神者。不可不知保其精。故又曰。積精全神。又不可不知正其氣。

或曰。形者生之氣也。心者形之主也。神者心之寶也。亦理。而

飲湯之辨

葉仲堅曰。飲與湯稍有別。服有定數者名湯。時時不拘者名飲。飲因渴而設。用之於溫暑。則最宜者也。或曰。西洋方唯有飲而無湯。未知信然。

古方加減法

陳念祖曰。凡痰多者。俱加茯苓。嘔者俱加半夏。古聖不易之法也。又曰。人參一味。仲景於咳嗽症去之者。以其不宜於風寒水飲之咳嗽也。

尋一條生路

陳念祖曰。余少年遇險逆之證。凡外科咸束手而無策者。必尋一條大生路。爲之調理。十中可愈六七。非有他術。蓋從傷寒論中。體認十二經

之經氣標本。而神明乎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三方之中也。又曰。眼科書。分爲七十二症類。皆不切之陳言。各家從敷衍之。陳陳相因。盡其有極乎。所以有目不醫。不盲之誚也。皆有識之言。

人參一虛邪實竅。治風必先實竅。此旨甚微。能於候氏黑散。風引湯二方。研究十年。而知其妙處。喻嘉言曰。仲景取藥。積腹中不下。填竅以熄風。後人不知此義。每欲開竅以出其風。究竟竅空而風愈熾長。此安窮哉。蓋開竅以驅風。是非正法。素問重在填竅。金匱有候氏黑散。風引湯二方。是補天手段。或卒倒時。痰涎如壅。危在頃刻者。三因白散極驗。但人將死之頃。陽氣欲脫。必有痰聲漉漉。是一身津液。將漸化爲痰而死也。亦不可不辨焉。

勞損溫之

虛勞治法。舍建中湯。別無生路。故金匱以下。千金外臺。皆以建中一方。增損出入。適其宜。又有一種。脾陽不虧。胃有燥火。當從時賢養胃陰諸法。陳念祖曰。從內經勞者溫之。損者溫之。兩言悟入。左右逢源。取效捷如影響。

痰飲四訣

痰飲一病。仲景金匱要略。分辨詳盡。方治神奇。學者宜細心體認。今爲初學立法。難語上。不得不俯以從昔賢。而尋其簡要。只四字。可以蔽之。曰微甚虛實。微甚者。以病勢而言。虛實者。以身體而言。昔賢尤在涇。辻。本山松等。曾述其義。

治喘必備

徐靈胎曰。黑錫丹。鎮納元氣。爲治喘必備之藥。當蓄在平時。陳念祖曰。予每用小囊。佩帶隨身。恐遇危證。不及取藥。且欲吾身元氣溫養其藥。藉手効靈。厥功歷歷可記。此即與本邦醫師。佩藥囊者。同旨。試觀夢遺。必在黎明陽氣發動之時。其爲陰虛陽擾可知矣。沉芋綠云。當先治其心火。而後及其餘。宜黃連。清心飲。蓋如虛勞夢交失精。則不在此數也。

癰閉巧法

癰閉用利水之藥。人所知也。若愈利而愈脹。悶欲死。宜治其本。經云。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又有巧法以施焉。譬之滴水器。閉其上而倒懸之。點滴不能下也。去其上之閉。而水自通流。宜以補

中益氣湯升提之。即以此藥。再煮服盡。以手探吐。頃刻即通。皆下病上取之法也。治水腫者。亦可遵此法以治其標。即以六君子湯。去甘草。加蒼朮。厚朴。炮薑。附子。扶脾氣以復元氣。治法自不得不然。

醫無常方

張虞候曰。病無常形。醫無常方。藥無常品。順逆進退。存乎其時。神聖工巧。存乎其人。君臣佐使。存乎其用。是故熱者。涼之。常也。有時乎。薑桂可以愈熱。滿者。疏之。常也。有時乎。蒼朮可以愈滿。泄者。實之。常也。有時乎。芒朴可以愈泄。國老人參。善物也。不善用之。則殺人。將軍天雄。屬物也。不能善用之。則奪命。此盧扁華陀。能幹旋天地之偏。而噓其枯。回其生。仲景東垣。丹溪諸君子。創法立方。所向輒神奇。爲世司命。豈偶然也哉。

論通法

高士宗曰。夫通則不痛。理也。但通之之法。各有不同。調氣以和血。調血以和氣。通也。下逆者。使之上行。中結者。使之旁達。亦通也。虛者助之使通。寒者溫之使通。無非通之之法也。若必以下洩爲通。則妄矣。

不讀非聖書

蒿庵閒話云。學者知縱酒宿娼。賭博之當戒。不知說閒話。看閒書。管間事之尤當戒。況是醫經。灼然可據。雜書雜說。居然魚目混珠。甚爲不解。昔人謂。不讀人間非聖書。吾深有感乎斯言。

四字勘語

吾有四字勘語。曰庸惡陋劣。不可以爲醫。人鏡經謂。當碎其碑。汚其面。正非過激之談。

水火喻醫藥

余嘗謂子產論政云。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弱。民狎而玩之。故多死焉。今人惡熱藥而喜寒涼。又何怪乎其多死哉。老友羽倉簡堂曰。鄂猶水。浸淫而進。英猶火。雖熾易燔。余謂。內傷猶鄂。其勢雖緩。浸淫爲可畏。外感猶英。其勢雖烈。或可撲滅矣。

百合說

芷園臆草云。齋頭百合開。夜劇香日不覺也。每見多啖百合。殊不效於肺疾。因思百合。別名夜合。夜間服之。順其性也。用之果然。侶山堂類辨云。余植百合。其花朝開幕闔。紫蘇之葉。朝挺暮垂。具能引陽氣而歸陰分。此理洋醫未曾言及。但言此物治膽液敗黑病。水漬一宿。有白沫出。乃石鹼之質。有去瘀導滯之功。遙勝於蛇滅門草酸角也。或謂百合油。外敷溫煖。解凝結。軟堅硬。止痛。治胸滿。亦未試。

避雷

焦氏續筆乘云。金鐵味辛。能害目。蚊龍避之而去。西洋避雷以鐵柱。恐此意矣。其法植鐵棹于塔橋。尖頭繫銅若鐵鏈垂其端。至于塔橋基外之水土。雖有電射。導之而向水土落。不破塔橋。西洋多驗有利云。祇南海湘雲瓚語云。京師池無名。曰觸雷而病者。若灌藥以水。即死。灌以酒。皆活。往年京師。日雷震數十處。人多觸之病。試之皆然。亦可知耳。

牛肉

張爾岐廣戒殺牛文云。自習俗恬殺。仁人君子。未嘗不以殺爲首戒。而近歲以來。獨重殺牛。上自朝廷縉紳學士。下至閭巷細民。無不知殺牛之爲大戾者。或著爲文章。編爲頌偈。或刻冊流布。或單紙粘壁。不下十餘種。予每遇而讀之。未嘗不歎其惻隱之切至。而又未嘗不惜其用心。

之狹。與立言之不備也。按三代之際。天子無故。不殺牛。諸侯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蓋牛者。農之所資。獸之貴者。不得妄宰之。李白新題仙娥驛詩云。商山食店大悠悠。陳黠鯁鱸古鯁頭。更有壽終牛肉炙。當盤數鬪紫光毬。覺覺庵筆記云。沙牛肉常食。發宿疾。牛者。稼穡之資。不可屠殺。自死者。血脈已絕。骨髓已竭。不堪食。黃牛發病。黑牛尤不可食。牛乳汁及酪。合生魚食。成魚瘕。花牛最毒。眼疾人喫。雙盲。用薑損齒。獨肝牛肉食之。殺人。牛食蛇者。獨肝。漁隱叢話云。吾觀杜默豪氣。正是京東學究。飲私酒。食瘴死牛肉。醉飽後發者也。其不得血食如此。香月牛山曰。近世明人歸日本。住長崎。朝鮮人歸日本。住對馬。親見爲肉食者。故九州人效之。嗜肉食者。往往有之。稟賦強健。腸胃厚實者。爲肉食而可也。稟賦虛弱。腸胃脆薄者。非所宜。又曰。九州深山。繫牛誤墮嶮岨。

巖墻而死者。間有之。是非病牛。其性同直殺者。是爲欣幸也。我邦難獲。亦如彼。而近來牛食盛行。人人飽大牢之味。抑何也。

牛乳

洋醫養人。專用牛乳。不知漢土亦有之。千金翼云。平旦取牛乳服之。生熟任意。牛須三歲以上。七歲以下。純黃色者爲上。餘色者爲下。局方發揮云。台州治一匠者。年近三十。勤於工作。而有艾妻。且喜酒。其面白。其脈濇重。則大而無力。令其謝去工作。臥牛家。取新溫牛乳。細飲之。每頓進一杯。一晝夜可飲。五七次盡。卻食物。以漸而至八九次。半月大便潤。月餘而安然。或口乾。蓋酒毒未解。間飲甘蔗汁少許。本草備要云。噎膈不通。服香燥藥。取快一時。破氣而燥血。是速其死也。不如少服藥。飲牛乳。加韭汁。或薑汁。或陳酒爲佳。江南集司多公患噤口痢。粒米不進。鄭

奠一令服牛乳。久之亦瘥。是也。

造物區別

韓非子曰。人無毛羽。不衣則不犯寒。上不屬天。而下不著地。以賜胃爲根本。不食不能活。是以不免於欲利之心。昔賢曰。鳥嘴長者。尾必短。尾長者。嘴必短。物莫能兩長。豐於此。則嗇於彼。理叵并得。天之所以賦與人者。如何哉。人人湏自鑑省。以勿勞神於無窮之求也。又曰。魚以淵爲歸。鳥以林爲歸。固不以燥濕相易也。藥亦各有歸。不可不知。貝原篤信曰。鳥之欲飛者。必伏。獸之欲搏者。必屈。尺蠖之欲伸者。亦必屈。人身夜裏熟睡。則來日有力。天地之運。如冬則寒氣嚴肅。則伏藏無限。陽氣到來。春陽氣太發。暢生之時。精神薄弱。所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也。是以君子。平日無事。時靜養精力。以待有用之發動。如潛龍之在初九。所以

致飛龍在天也。是等說。醫固不可不講焉。夫天之生物。各適其宜。魚浮以胞。鳥浮以翅。鳥飛以翼。翻禦冷以革毛。鵝鴨之能游泳。以其掌也。鶴鷺覓食於水。頂足長也。蝙蝠無足。不能行地。則有翼端懸掛之鈎。象類頸短。不能俯仰。自有鼻端拾掇之指。鹿牛食草而難化。則有反芻之胃。雀鳥食穀而乾澁。則有脰嚙之能。蛛食蠅蚋而不能飛。自能出絲以網之。鷹隼食肉而無齒牙。自有嘴爪以擢之。雞鴨生而能食。脫殼即行。鳥雛生而必餵。嘴有黃喙。綿羊無自衛之能。故識歸欄而宿。鳥賊防他魚之噬。則噴墨而蒙。蝟遇虎狼。聳毛如箭。蜂蟲禦敵。是皆造化之工。使之自衛其生者。醫善知斯理。則治術思過半矣。

胞胎總論

醫穀云。夫兒在胞。始由白露桃花。漸而變化。藏府四肢百骸。以至皮毛

骨肉。氣血精神。無不具備。十月滿足。乃變化至極處。物極則返之時。是瓜熟蒂乃懸。栗熟自脫之際。且其精華。皆聚于兒。即產其胞衣。尚有餘氣存耶。瑣碎錄云。正產如果中之栗。夫栗之爲物。俟其自熟。陰陽氣足。則其殼自開。而栗自墜。方是之時。子之與殼。兩無所損。傳家寶云。凡正產。有時如瓜熟。自然蒂落。不可強服催生滑胎等藥。昔人謂。催生如宋人之握苗。或因坐草太早。勢不得已。則服之。否則不必用。趙養葵云。胎莖之繫於脾。猶鐘之繫於梁也。若棟柱不固。棟梁亦撓。必使腎中和煖。然後胎有生氣日長。而無隕墜之虞。何必定以黃芩白朮哉。又曰。物雖繫於梁。而力則藉於棟。巨棟屹然不動。而梁方安。大抵三月五月。胎必應期而墮者。皆是腎虛。陳念祖曰。胎猶舟也。血猶水也。水漲則舟浮。血乾則胎滯。其彰明較著也。又曰。水滿則舟行。如血行大早。則胎乾澁而

難出。必以十全大補大劑服之。如血未行。以保生無憂散主之。孫明來曰。兒之胞胎在腹。猶瓜菓賴藤樹滋灌。汁從蒂入。日漸肥大成熟。兒在胞胎。混混沌沌。懵然無知。焉有飢餓。蓋藉母之湮從胞蒂而灌入臍中。十月充足。胞分而出。口中穢間或有之。實分娩時。胞中餘穢惡露也。大便黑糞。如瓜菓中之汁水。此必有之物。殆平時灌滲積於其中。出懷之後。始有出有入。在腹胞中。安有出入之徑竇者。格物者自能辨之。毋致疑也。是皆女科要訣。而據孫氏之說。則中人以上。妊婦起居戒慎。飲食淡泊。而其生子毒甚者有之。中人以下。動靜無常。禁忌不辨。而其生子毒少者有之。最久吾所謂孕婦飲食淡泊者。生子毒少。恣食厚味者。生子毒多。其源飲母胎血穢致之者。大似謬誤矣。

傷損灸

貝原損軒格物餘話云。凡損傷於身體。閃挫於腰脚者。苟用艾火灸。則服藥不効。此言出乎醫書。自試誠然。余讀醫書。未詳其出典。然損軒篤實之士。必非杜撰。按俗忌浴後灸。而草津溫泉浴法。瘡家必用灸。浴後又浴。常湯爲妙。乃知灸亦不可深拘也。

啼兒訣

石天基傳家寶云。昔有人遭兵亂。全家避匿蘆葦中。奈嬰兒啼哭不止。恐爲人覺。將溺之。忽一老人授以止哭法。將棉毬置甘草末少許。仍以水漬棉中。納兒口內。令咀其味。自不出聲。棉軟即不傷口。又不閉氣。遂得免難。因傳於世。不惟全活嬰兒。抑且大人俱生誠救度良法也。按此方原出於宋劉鼓暇日記云。有以此法教之者。或鏤板以揭饒州道上。已酉冬。虜自江西犯饒信。所在居民。皆空城去。顛沛流離道上。而嬰兒

得此全活者甚多。乃知雖小術。亦有足活人者。君子可不務其大乎。此亦不可不知。如無甘草。凡甜甘之物。皆可。

菅茶山詩

昔韓使問林學士述齋。以本邦當時詞宗。述齋答曰。菅茶山。蓋茶山詩。優嫺而有識。足爲後進規。大槻玄澤六十壽言云。君不見。西洋諸國。奇術多神醫。往往出華陀。又不見。紅毛之人。乏老壽。得及五十。比彭祖。我聞上古淳朴時。人無貴賤。天札稀。今見山村蚩蚩民。不知藥石動頤期。橐駝養樹存要訣。視撫搖爪翻歸拙。兵能禁暴亦衛身。不戢是火將自焚。智巧原來非天意。纔鑿七竅渾沌死。先生醫學出西洋。自醫醫人並康強。不龜手方非異藥。運用在心人誰度。吾願先生壽不騫。益鍊其術弘其傳。青藍若能播諸域。紅毛亦得享長年。華岡青洲得華誕云。不恠

君身專壽彊。仙膏神術盡奇創。應諳徐福采殘藥。非授華佗遺傳方。玉女祠臨蓬島近。金剛峯接杏林長。若將真訣弘傳世。何啻君身專壽彊。俱可誦矣。

隔垣知病

賈似道悅生隨抄云。溫陵醫僧圓通大智禪師。文宥善脈。晚年不按脈。望而知之。又臨終五七年。隔垣而知之。凡病人骨肉往問。視之而知病者之候。予問其故。又曰。以氣色知之。苟其血氣同者。憂喜皆先見。古有察色。然而未有隔垣而知。知亦甚異也。余謂扁鵲後未聞若人。而醫之極技者。亦不能臻此域。

傷寒不禁食

傷寒不禁食。故用桂枝湯。啜粥。是開卷第一義。讀仲景書。自明李子建。

日傷寒不思飲食。自是常事。終無餓死之理。亦一偏之見。張景岳曰。無病之人。誰有不食。豈必預爲停食。以待病至者。斯可信其無食乎。凡一味胡猜妄行剝削者。聞斯言而當知所返也。橘元周曰。按食經。對病人則一無放膽。可與之物。亦理。治法先後。傷寒從外而之內者。法當先治外。而後治內。雜病從內而之外者。法當先治內。而後治外。是即傷寒雜病。分鑱之處。陳念祖曰。傷寒及一切雜病。汗吐下。可以盡量而施。所謂去疾莫如盡是也。是即傷寒雜病。同轍之處。

發汗區別

仲景汗劑二十七湯。所治五十九證。大宜精別。而水腫與傷寒。其治亦

不同。傷寒症恐過汗亡陽。腫症以汗愈多而愈妙。水從汗泄也。陳念祖曰。時醫謂須開鬼門。並無亡陽之說。

治勞譬喻

證治要訣治勞之法云。獨用熱藥者。猶釜中無水而進火也。過用冷藥者。猶釜下無火而添水也。非徒無益。又害之耳。張心在曰。竊嘗觀於爐中之火而得之。炊飯者始用武火。將熟則掩之以灰。飯徐透而不焦黑。則知以灰養火。得火之用。而無火之害。斷斷如也。五志之火內燃。溫脾之土以養之。而燄自息。方用小建中湯。虛甚。加黃耆。火得所養而不燃。金自清肅。又況飴糖爲君。治嗽妙品。且能補土以生金。肺損雖難着手。不患其不可治也。然不獨治肺。五勞七傷。皆可以通治。

病不可委于數

言。使醫委之於數。則軒岐聖人何事刺刺不休耶。此言即可以爲所謂古方者流之針砭。東條耕詩云。良醫猛將雖各異。投劑奏效骸骨多。無限含靈生死處。喟然只付命如何。彼此同見。讀者當愧死。

僥倖之符

柯韻伯曰。麻黃升麻湯。用藥至十四味。猶廣羅原野。冀獲一兔。與防風通聖等方。同爲庸醫僥倖之符也。謂東垣用藥多多益善者。是不論脈病之合否。而殆爲妄談歟。據此說。則昔人所謂學東垣用藥。倣仲景處方。眞最上乘法者。亦難信從。

法病不膠陳迹

吳崑曰。治病不膠陳迹。人以禁方授之。拒弗受。曰以古方治今病。雖出

入。而通其權。不然。是以結繩治季世也。去治遠矣。

病有萬變

素問釋義刺瘡論云。病有萬變。理惟一貫。呂氏春秋察令篇云。病萬變。藥亦萬變。病變而藥不變。嚮之壽民。今爲殤子矣。

時醫情態

五代史云。治民如治病。彼富醫之至人家也。僕馬鮮明。進退有禮。爲人診脈。按醫書述病症。口辨如傾。聽之可愛。然病兒服藥之無効。則不如貧醫。貧醫無僕馬。舉止生疎。爲人言脈。口訥不能應對。病兒服藥云疾已愈。則便是良醫。尤悔庵西堂雜俎云。世所謂名醫。吾知之矣。旦起而訥謁者。履滿戶焉。入其室。問其疾。各投以藥而去。其士大夫以折簡邀者。則登名于版。日中而食。肩輿而出。望門而止。候主人之顏色。酬酢未

畢。索筆定案。以授使者。歸而謀之弟子。俾參劑焉。抵暮而返。則藥囊卑然矣。其爲小兒醫者。晝居不出。昏夜叩人之門戶。秉燭一視。疾趨而去。若驛傳之速。漏盡始休。或要于路。或候于門。皆喜其來。而恨其晚。其下醫竊慕之。雖病者之有無多寡。未可知。往往乘車從僕。招搖過市。窮日之力而後已。見者詫之。曰。大夫也。忙多。必名醫也。醫安得暇乎哉。永田道慶。膾餘雜錄云。本朝貴醫。大過於中夏。使醫居於逢掖之上。古人以方術爲賤技。今貴之甚耶。蓋人君不知聖賢之道也。醫之老而顛禿。面皺。不得讀字。然稱世業。而家傳之有由也。美其衣服。華其第宅。豐其饗食。媚于當路。秉權。乞播於貴豪大家。及施刀圭。偶得痊癒。厚餽金帛。饒賜采地。所謂用險以徼幸者邪。其子其孫。駑駘之材。雖不辨菽麥。世襲秩祿。駕輿率僕。衣裳翠粲。纓徽流芳。從容出入。望若神仙。彼平生謬治

療。殞民命。於下手者。不可枚舉。人鬼若有靈。黃壤泉下。相哭泣相怨恨耳。松崎慊堂曰。今之醫者。率皆妄庸。滿乎三百之邸。八百之街者。皆不達脈絡之真病能之原。而藥性之寒溫冷熱。大抵破胡紙上臆度之論。豈足以應彼不測之變。而盡良毒之用乎。使城南賣菜傭。頭風三日。食熱被紙衾。數刻汗解。猶可以收其全功。而無後害耳。彼乃戈戟刀圭。土苴性命。華其衣服。嚴其輿僊。赫耀婦女。攀援權貴。逢惡迎合。下害民命。上蠹君心。是忍術不忍爲也。可見庸醫情態。和漢同一轍矣。

醫中王道

醫學源流云。昔許文正公語及近代醫術。謂潔古之書。醫中之王道。李瀛醫史云。魯齋許先生曰。東垣之醫。醫之王道也。據之。則潔古東垣之所爲。皆可稱王道。而世獨稱東垣。非也。余謂。東垣從正。俱學於潔古。其

術有王霸之分。亦猶子思之流。有孟荀之別矣。

知畏虛不知畏病

醫宗金鑑云。世人之情。惟知畏貧。不知畏禍。因其貧遺其禍。病人之情。亦多如是。惟知畏虛。不知畏病。因其虛忘其病。殊不知虛猶貧也。病猶禍也。虛而有病。猶夫貧者有禍也。去其禍。而但貧猶可安也。實而有病。猶夫富者有病也。不去其禍。而其富未可保也。最可笑者。近世之醫。臨診病家。外飭小心。中存不決。且謊言虛不可攻。縱使病去。正氣難復。病人畏懼。自然樂從。受病淺者。幸而自愈。設不愈者。另延醫至。詎病者先意難入。攻病之藥。尙未入口。衆議咻咻。致明通之士。拂袖而去。坐而待斃。終不悟爲庸工之所誤也。醫者久擅其術。初心原爲自全。恬不知恥。久之亦竟以爲養病爲能。攻病爲拙。而舉世之病者。皆昧昧於治世也。

嘗考孫思邈以仲景麻黃桂杏甘草之還魂湯。治卒中昏冒。口噤握固。李杲以仲景巴豆大黃乾姜之備急丸。治卒中暴死。腹病滿閉下咽立效。豈二人不知虛實耶。蓋上工之醫。未診病時。並不先存意見。亦不生心自全。有是病但用是藥耳。

許魯齋知言

說苑云。高議而不可及。不若卑論有功也。余有一得之愚。舉以示人。人或不解。許魯齋曰。余幸有得常以語人。而聞者茫焉莫以爲意。蓋無余許多工夫。其不能領解。理固然也。余讀之。慙然自失矣。

陶真謝恩

艮齋間話云。昔有一陶真。適于村墅。誤入山路。行數里。四無人聲。惟聞宿鳥啾啾爭枝耳。始覺迷錯到此。因摸索得一喬木。蹊其根。解裝出琵琶。

牛渚漫錄後序終

卷之八
一
...

